

蘇聯文藝叢書

莫洛奇 著
韋德培 譯

敵空十八萬公里

北京
新華書店發行

蘇聯文藝叢書

敵空十八萬公里

莫洛奇著 韋德培譯

人民日報印行

一九四一

六月二十二日 我們真正地喫了一驚。我們的空軍司令官巴拉索夫中校——蘇聯英雄——告訴我們德國軍隊沒有作任何宣戰便向我們全部邊境進攻起來。法西斯的飛機已經在轟炸基輔（Kiev），塞巴斯托波爾（Sevastopol），考那斯（Kaunas），以及其他的城市了。我們憤怒地緊緊握起我們的拳頭。互不侵犯條約沒有用了！好像牠正是希特勒一個普通的詭計。當他正向蘇聯人民伸出友誼之手的時候，而同時他卻像竊賊一般的準備在夜裏給你一個打擊。他一方面向我們喋喋不休地談着各種關於和平的話，一方面卻把他的坦克車集中

在邊境上。他有攻其不備的利益，但是這個提羅爾(Tyrol)(註)的色情狂與冒險家把他生命的道路走錯了！蘇聯並不是法蘭西。德國人將要受到嚴重的懲罰！

司令官發表了簡短的談話。他談到已經開始的戰爭的嚴重，要我們勇敢地，堅強地戰鬪。嚴重的危險性威脅了我們的國家。蘇聯人的命運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了。現在正是我們飛行員報國的時候。於是他給了我們一個命令：當夜作戰鬪飛行。起飛的時間以後宣布。我們散開來從事出擊的準備。我們巡視着我們的飛機及檢查着器械。我們每個人都僅僅在想着一件事：盡可能地趕快起飛！給敵人一個迎頭痛擊！

我是一個少尉兼副分隊長。我認爲我對於飛機方面的了解還不算太差。我曾經受過相當的訓練。我很想從飛機場上第一個起飛，給德國人以還擊。加

(註)奧大利西部省名，希特勒出生地——譯者

拉寧、薩多夫斯基，索洛費約夫，屈查耶夫，及波列沙耶夫等一般少尉，都比我小一歲左右，都還沒有作戰經驗飛行，他們到處跟着我一陣，老是問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起飛。他們正同我一樣的不能忍耐。這些傢伙都熱烈地希望馬上起飛。

六月二十三日 昨夜並沒有出擊。今天除了加拉寧，索洛費約夫，薩多夫斯基，屈查耶夫，波列沙耶夫同我之外，其他的人都飛行了。我們還是太年輕！那些『老資格』，飛行過十萬及百萬飛行小時的駕駛員們首先飛去。叫我們等待着。

六月二十四日 一羣年輕的飛行員和我被派到一個軍事工廠裏。我們將要獲得一種新式的飛機，組織一個特別航空隊。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將是什麼

樣一種航空隊。我們問司令官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出去轟炸一下。他把眼睛大大地睜起來說道：「轟炸？你們已經懂得關於飛機的必要知識了嗎？你們想着誰準備讓你們馬上就去駕駛一種新型的飛機呢？你們必須先要對牠們流一些汗啊。」

六月三十日 我們正在學習着新飛機的變化的課程。我們一天一天不停地作試驗飛行。但是我們仍然沒有作戰鬥飛行。這種飛機是第一流的。該死！但願我們能夠帶着炸彈起飛吧！那些「老資格」是多麼幸運的傢伙啊！他們一天到晚打擊着德國人。他們甚至連休息的機會都沒有。我們真能一直訓練到戰爭結束嗎？

七月六日 尼古拉·蓋斯提洛上尉的飛機在敵人領空上的一場苦戰中被擊

毀了。但是他跳降落傘了嗎？讓他自己被敵人俘虜去了嗎？他沒有！他所作的是把他燃燒起來的飛機直接撞向敵軍的行列裏去。他英勇地殉職了。

瓦列里·齊卡洛夫曾經說道：「如果我有五條命，我便毫不猶豫地把牠們獻給國家，獻給斯大林。」蓋斯提洛上尉英勇的事蹟便是齊卡洛夫的風度。這是空中的「齊卡洛夫道路」。蓋斯提洛上尉寧願死去而不願可恥地被人俘虜。我們應當永遠地把他的名子記在心頭。我們的國家應當因它的飛行員而引以為榮！我希望活着看見把敵人戰敗。我願意活得時間很久。但是如果我的命運需要我為國犧牲的時候，我希望我的死法能像蓋斯提洛上尉一樣。

七月九日 情報局的公報上盡是我們空軍人員英勇戰鬥的消息。敵人的空軍在數量上佔着優勢。

我們的一隊飛機把敵人的第一大羣蒼克斯(Junkers)飛機截住。猛烈的戰鬥

展開了。蓉克斯飛機沒有能夠料到，於是趕快地飛了回去。索洛柴夫同哈里托諾夫少尉，他們的子彈打完了，便追逐着敵人的飛機，決心向敵人撞去。兩駕掉了尾巴的敵機摔碎到地上。蘇科夫少尉利用巧妙的技術逼着一駕蓉克斯飛機落下，然後在俯衝當中把牠送入到普斯可夫湖(Lake Peskov)裏去。

索洛柴夫，蘇科夫，同哈里托諾夫都成了蘇聯英雄。

高級政治指導員安德烈·旦尼洛夫遭遇了九架敵人的麥塞爾飛機(Messerschmitt)。他把牠們打落兩架。以後他的子彈打完了，便向敵人的飛機撞去。他把德國飛機撞上與他同歸於盡。衝撞成爲解決納粹飛機的驚人武器。德國人在白天轟炸我們的後方已經要有一點兒戒備了。他們在法國是白天飛行。在南斯拉夫，在希臘，在波蘭也都是白天飛行。但是在我們的國家他們卻不能這樣作。甚至在夜裏天色黑暗的時候，我們也要在蓉克斯飛機後面追逐着。我們的夜間戰鬥員並不太差。

七月二十三日 列昂奈德·米海洛夫上尉在德國人佔領區的上空從事戰鬥。他們擊中了他。做照尼古拉·蓋斯提洛的例子，米海洛夫衝入到敵人的一個坦克車隊裏去。他犧牲了，但是他使敵人一對坦克車陪他一道犧牲。

不，蘇軍的聲望並沒有減低！

這上面說得多麼好啊：『我們有所要保護的東西，我們有保護牠的工具，我們也有人民來從事保護工作。』

讀了這種空軍戰報，脊背上打了一個寒戰，我興奮得說不出話來。我能夠有機會馬上和敵人見面了嗎？

八月十七日 我們被派到一個特別的轟炸機編隊裏。上校指揮官給人們一個很好的印象。人們說他是一個「亞斯」(as) (註)他在飛行技術方面造詣極深。

八月二十日 我們是何等不幸啊！依然是訓練與實習。究竟我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們很天真地想着既然我們是一個特別的編隊，我們就要擔任起特別重要的任務。其實不然，這里依然是帶着學校的氣味。我在訓練從後備軍中召集來的民用航空的飛行員。在平時，我實在很喜歡教他們。但是現在我不能夠。我完全不能夠。我的消極同對於那些駕駛着掛滿了炸彈的戰鬥機起飛的人們的嫉妬，把我的志氣都消磨盡了。

八月二十一日 我呈上一份簽呈要求轉調戰鬥工作。上校僅僅笑了一笑，把我的簽呈拋到廢紙簍裏去。

（註）此係第一次大戰中一個法國飛行家的名字。他擊落敵機至少在五架以上。因此以後對卓越的飛行家便以此名呼之——譯者。

「忍耐着，孩子，忍耐着吧！」他說。「戰爭不會一天就打完的。將來要輪到你的。我自己也渴望着馬上開始行動，但是命令終歸是命令，我必須同你們這些傢伙來麻煩。這是沒有辦法的。我必須咬緊牙關來忍耐着，必須執行命令。」

「維克多·塔萊里亨已經是一個蘇聯英雄了，」我在尋找着某種理由說道。「他僅僅只比我大一歲。」

「大一歲就不少了，少尉同志，」上校說道，他的眼睛表露出大笑的樣子。「我希望在一年以內你也能夠飛行。」

「但是假如戰爭不到那時候就結束了呢？」

「那麼你只好認為你的命運不佳了。」

「維克多·塔萊里亨已經飛過很久的時期了。他甚至還打擊過芬蘭人。他在芬蘭戰役中還得到了紅星勳章。」

『是這樣的！那麼年輕，那麼早就成名！有的，有的。你不能够完全憑年紀來估計一個人。尼古拉·朵布洛里波夫在十七歲的時候就寫了那麼好的文章，使人很難相信他就是文章的作者。這便是人們所說的上帝所賜的天才。塔萊里亨，鐵坦科夫，以及另一些人都是天才的人。所以他們可以從事戰鬥飛行。但是你是什麼呢？太平凡的人了。在美國空軍裏像你這種人是被尊爲「啞兵」(Dumb Joe)的。』

『我可以走開了嗎，上校同志？』

『可以。』

我覺得好像剛剛離開蒸汽浴室一般。我的血完全沸騰起來了。

八月二十三日 我想寫一封信給斯大林。我懷疑他是否知道他們不讓我們年輕的人參加戰鬥。我擔保我們作戰不會比那些「老資格」壞！他們應當來考

驗我們。我寫了一遍信稿，繼之又寫了第二遍，第三遍。但是沒有一篇如意的。必須用特別方法來寫。一定要寫得很短。『親愛的約瑟夫·維沙里昂諾維奇！』我開始寫第六遍信稿。『了解我們不幸的地位吧。請你下一個命令把我們從後備軍調開。』

但是這時我突然想起在我坐下寫這封信時候所完全忽略了的一件事。這封信怎樣發出去呢？我是在軍隊裏。我沒有權利直接寄一封請求信給國防人民委員。這是破壞紀律。我把信送給我的直接上司嗎？上校一定要給我一頓臭罵。『你這個狂妄的東西！』他要這樣說。『你怎麼敢用你愚昧的請求信來耽擱人民委員的時間！你才二十歲！究竟你認為你是怎樣？當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，我曾兩次想請求充當分隊長。不需要你的提醒我們會安排得好好的！轉回去！不接受！』

我放下了我的筆。把稿子揉成一團。好像我只有聽其自然。尼克拉索夫歎

息道，作戰就不能夠使他當一個詩人，作詩就不能使他當一個戰士。現在是年紀輕害了我。我怎麼能夠逃避牠呢？我應當開始長起鬍子或其他的東西來嗎？

八月二十三日（此日期與前一日期同或有錯誤——譯者） 我們包圍着

上校，要求從事戰鬪飛行。當他向我們談話的時候，一點也不笑。他很難過。

『你們對你們自己太自信了，』他瞪起他銳利的眼睛說道。『我相信你們中間很多都是勇敢的孩子。但是要記住，並不是每一個勇敢的飛行員都可以作一個良好的空軍駕駛員。有一個設計師曾經說過，型式不同的飛機，牠們性格的種種變化正好像種類不同的馬一樣，牠們在空中的動作也一樣的不同。爲了訓練一種新型的飛機，一個有經驗的駕駛員還需要化費三十多個鐘頭，至於你們三十天也還不夠。你們知道你們是在什麼空軍部門裏嗎？你們是在長距離轟炸機司令部（Long Range Bomber Command）裏。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

嗎？

「你們要聽着比較聰明的人所告訴你們的話。他們說今後對於一個飛行員好壞的估計並不憑着舊的標準——「胆量」，而是憑着一個新的標準——「知識」。關於飛機本身的知識，飛機活動範圍的知識，以及一切與航空有連帶關係的知識，例如空中航行，無線電的運用與保持，氣體動力學等等。這些知識在平時飛行的時候是需要的，在戰時牠更是決定的因素。你們知道這話是誰說的嗎？這是一個美國專家約丹諾夫(Jordanoff)在一本書中所寫的。」

九月五日 前線的局勢很嚴重了。我們的軍隊撤退到東部，沿途每一寸土地都經過戰鬪。敵人向着莫斯科，列寧格勒推進。他的武器佔優勢，雖然德國人死傷很大，但是這些法西斯的遊民仍然緩緩的前進。蘇維埃情報局關於城市淪陷的報告使人萬分痛心。早晨我們圍繞着擴音器，傾聽公報的消息。我向同

志們瞥了一眼，看見他們的臉上是多麼堅決與嚴肅。現在敵人所踏的是俄羅斯的領土。想着這件事，承認這種事實，使人難過。在混亂中你很難聽到有任何一個人笑。我們總算是成大人了，而且比較通常像我們這麼大年紀的人要更沉着些。

九月十二日 「好了，莫洛奇少尉，」上校說道，「我想很快地就讓你去打擊德國人。不過要記住，啞兵，你是一個試驗氣球。如果你不讓我們失敗，我便准許所有年輕人都去作戰鬪飛行。他們的命運就靠着你了。」

「我不會讓你們失敗，上校同志，」我幾乎不能夠一口氣說出來。「我要成爲一個卓越的飛行家——一個了不起的人！我們要作出第一流的轟炸。」

「然而這就是我所不喜歡的，」上校打斷我的話。「你甚至還沒有起飛已經誇起口來了。我們將要看到你是什麼樣的一種轟炸機駕駛員。好好地準備。」

你去看一看關於我們飛機作戰方面所剪下來的報紙。你可以從那上面得到一點啓示。」

我急忙地跑到我的領航員 (navigator) 色吉·庫里可夫那里去，甚至連腳下的地面都沒有感覺到。我告訴他關於我同上校的談話。他首先高呼着「萬歲！」然後他笑着很鎮靜地說道：

「我們要讓他們看一看我們是什麼樣的人物！」

「我們必須這樣，」我說。

九月十八日 任務：轟炸 P 鎮的德國守軍。我們單獨出發。雲很低。風很急。色里奧沙利用器械航行。在接近我們的目標時候，我們便飛低下來。我們盤旋了二十分鐘，但是市鎮的痕跡一點也看不見，好像大地把牠吞食了一般。馬上會遇到什麼東西很難知道，我們在市鎮上空滑過沒有能夠把我們的炸